
□ 12
3762
6

口12
3762
6

詩經通論卷十二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小雅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本韻）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本韻）○（與而比也下同）有頍者弁實維伊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本韻）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

91-1076

有臧本韻○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
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本韻如彼雨雪先
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
維宴本韻

小序謂諸公刺幽王是集傳謂燕兄弟親
戚之詩死喪語固可不忌然如彼雨雪二
句確同履霜堅冰之義則何以云又每章
有豈伊異人語及云兄弟匪他亦非善辭
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間關車之牽左傳作轄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
渴德音來括本韻雖無好友式燕且喜本韻賦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式燕且譽好爾無射本韻興也○○雖無旨酒
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二幾字同韻雖無
德與女式歌且舞本韻賦也○○陟彼高岡析其
柞薪通韻析其析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
寫本韻兮興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本韻四牡騑
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本韻興也○

小序謂大夫刺幽王大序謂褒姒嫉妒無

道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鄒肇敏曰思得變女以間其寵則是張儀傾鄭袖陳平紿閼氏之計耳以嬖易嬖其何能淑且賦白華者安在豈眞以不賢見黜詩不諷王復故后而諷以別選新昏無論豔妻驕扇寵不再移其爲倍義而傷教亦已甚矣閱此可以擊節集傳謂此燕樂其新昏之詩若是則何關國故何玄子謂幽王宮人思賢女代褒姒爲后依序略變仿佛關雎又足哂焉

按左昭二十五年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孫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固取此詩之得賢女爲昏也然不可知其爲何人事矣

車舝五章章六句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本韻與而比也下同）○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本韻）○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靚我二人（本韻）

小序謂大夫刺幽王近是厲幽二王雖皆

無道而幽之信讒爲尤著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無韻）句邊豆有楚殽核維旅（本韻）酒既和旨飲酒孔偕（本韻）鐘鼓既設舉疇逸逸（本韻）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本韻）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本韻）○賦也下同○賦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本韻）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本韻）其湛曰樂各奏爾能（本韻）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本韻）○賓之初筵溫溫其恭

見其未醉止威儀反反（上屢舞僊僊一節凡一作二）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本寫一節深一層）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本韻）○賓既醉止載號載呶（憲○首○章○邊○豆○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秩○通韻）載號載呶亂我邊豆屢舞傲傲是曰既醉不知其郵（本韻）側弁之俄屢舞僛僛（呶字○良○言○實○理○）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本韻）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本韻）○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本韻）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本韻）式勿從謂無俾大（泰本韻）怠匪言勿言匪由（奇、語、本韻）醉之言俾出童羖（本韻）三爵

不識矧敢多又（本韻）

衞武公飲酒悔過由後漢書注引韓詩說

末知是否小序因以爲衞武公刺時

燕飲下六句言大射之事毛傳謂燕射鄭

氏謂大射按君唯大射射必以燕卽燕射

也燕必以賓卽賓射也前人分別諸名皆

非以祈爾爵罰不勝者爵也亦是爲射飲

酒也○二章此章言惟祭乃飲酒也前八句

言祭後六句言飲福之事其湛曰樂二句

子孫獻尸也子孫卽主人賓載手仇二句

賓客獻尸也酌彼康爵二句尸酢主人及

故曰康爵康安也時時祭也以見四時之

祭皆飲酒也以上二章一言射一言祭以

見古非射非祭不飲酒故言此以爲戒飲

之發端云○三章四章以下三章皆言飲酒之

失也古人飲酒酒酣必起舞以屬一人所

以極歡心致誠意也漢人謂之屬某起舞

是也故二章皆以舞言然舞可也屢舞則

不可故皆以屢舞言其醉以是爲眼目而
屢舞之中又有由初醉至極醉之不同始
曰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僊猶是僅遷徙其坐
處耳僊僊蹁躚自得貌再曰亂我籩豆屢
舞傲傲則且亂其有楚之籩豆矣傲傲敖
傾貌無復僊僊之態矣亦唯其傲傲故亂
及籩豆也終曰側弁之俄屢舞僅僅甚至
冠弁亦不正矣僅僅盤旋不休貌亦惟其
僅僅故使弁側由淺入深備極形容醉態
之妙昔人謂唐人詩中有畫豈知亦原本

于三百篇乎三百篇中有畫處甚多此醉
客圖也○五章既立之監二句是正言立制
之善處舊謂欲令皆罪非也謂凡此飲酒
之人有或醉者或不醉者爲醉者之不善
故立之監而佐之史所以伺察其醉否也
今彼醉之不善者胡反以不醉爲恥哉集
傳云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
爲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爲之羞愧
也語義欠明由醉之言二句謂其醉言無
實如可使出童羖然此必無之物甚言其

不實也集傳云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既曰必無之物又烏足以恐之且醉者正以其變易情志不畏于人無所恐也若猶有恐則不醉矣三爵不識二句謂三爵之禮亦不識況敢又多飲乎集傳謂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夫人量有寬窄何以知其量止三爵乎醉而失德者多因寬量飲而不止所致若三爵便已昏醉則亦不能再飲何由至于失德耶況以不識爲無所記更不知欲其

記何事也大抵釋詩必須近人情不可泥于字句之間苟泥于字句以致不近人情何貴釋詩哉古人字句多折拗不似後人馴順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在在藻（二、在、字見下）有頒其首王在在鎬（隔句叶）豈樂飲酒（本韻○興也下同）○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本韻）○魚在在藻依于其蒲（沽、本韻）王在在鎬有那其居（本韻）

小序謂刺幽王非阿序者大抵習爲曲說

不悉辨也集傳謂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只得如此說然云在鎬其爲西周王者固無疑鄒肇敏以爲武王飲至何元子踵之因以豈樂爲愷旋之樂按豈愷同亦樂也其云軍旋作愷樂他經未見唯見于周禮此時書不足信也愷旋疑秦漢之說武王時安得有之必欲以爲武王詩則謂武王初都鎬之作亦可味二在字及有那其居句似有祝其永遠在是而奠安之意然未敢以爲必然也

三章章四句

那語詞猶晉人云阿堵俗云這箇之類諸解于桑扈篇受福不那那字訓多此篇那字訓安豈可隨文改訓如是乎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本承韻）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本韻）也○興○鬻沸檻泉言采其芹（本韻）君子來朝言觀其旂（通韻）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驟駪駪君子所屆（本韻興也）○○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本韻）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本韻）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

只君子福祿申（本韻）之（賦也）○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本韻興也）○汎汎楊舟紼纜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綏（本韻）之優哉游哉亦是戾（本韻矣興也）

小序謂刺幽王非集傳謂天子所以答魚藻亦鑿大抵西周盛王諸侯來朝加以錫命之詩詩云何錫予之天子命之是也

一章雖無予之又何予之承上予之之文轉出所與之物解者謂意猶以爲薄是泥其詞而誤也觀又何予之句自明○四章平平韓詩作便便安順義亦作辯毛傳云辯治未聞

采菽五章章八句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本韻）○爾之遠矣民胥然（本韻）矣爾之教矣民胥效（本韻）矣（賦也）○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本韻賦也）○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叶時多切）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本韻賦也）○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本韻也下同）○比

毋教猱升木、
屬本韻○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
婁驕本韻○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
是用憂本韻

小序謂刺幽王大序謂不親九族而好讒
佞謂刺幽王或是因幽王好讒必以此詩
爲刺讒矣然詩中無指讒之事首章言兄
弟昏姻三章單言兄弟以兄弟爲尤重
也何玄子謂寵任昏姻疎遠兄弟故首章
謂兄弟昏姻不宜相遠下章單言兄弟不

言昏姻此爲臆解昏姻者指何人乎恐人
惑其說故及之

四章民之無良相怨一方一方字不必泥民
通貴賤而言卽不令之兄弟也以疎遠之
故相怨于一處而已集傳云相怨者各據
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
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
怨者哉說詩入理障宋人之大病也○五章

此言王寵任小人也寵任小人自然疎遠
骨肉老馬二句喻其不勝任也如食二句

喻其貪殘也○六章此承第三章爾教民做而言謂小人如猱本善升木又反教之塗已污矣又塗附之是益增其惡矣故正言君子若有嶡缺則小人並屬之而爲善矣○七章雨雪陰凝喻兄弟疑怨王若加以恩澤則疑怨可釋如雨雪見日而消也今乃莫肯以恩澤下遺其居處猶數數驕慢何哉集傳引張說謂讒言遇明者自止既以雨雪喻讒言于莫肯下遺意不貫則解之曰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迂折

難通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菀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子靖之後子極本韻焉本韻也○有菀者柳不尙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遘本韻焉興也○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矜通韻餘本韻○興而比也

小序謂刺幽王或謂厲王大序謂諸侯皆不欲朝集傳從之非也君雖不淑臣節宜敦不朝豈可訓耶大概是王待諸侯不以

禮諸侯相與憂危之詩

一章上帝甚蹈戰國策荀子作上天甚神古人引詩類多字句錯互學者宜從本書不必言矣然其解釋則可以依之如以上帝爲上天則上帝指天也蹈毛傳訓動蹈者足動而履之之謂故訓動郝仲輿謂猶樂記發揚蹈厲之蹈亦可參證謂上帝甚蹈厲不可自暱于晏安也集傳曰上帝指王也又不言蹈當作神既從國策諸書以蹈作神又不言何王而又別解上帝爲王混亂之出何書

極且言王甚神是贊之非刺之矣極何玄子曰劇同劇者古以爲勞倦之意晉人所謂小極○二章遹皆訓行無可議集傳訓過曰求之過其分曲解以合大序不欲朝之意故遵序者莫若集傳也○三章居以凶矜舊皆謂居民以凶矜之地矜危也亦無可議集傳謂乃徒然自取凶矜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亦曲解以合序

苑柳三章章八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

歸于周萬民所望（本韻○賦○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本韻○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本韻○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本韻○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本韻矣

小序謂周人刺衣服無常此亦何止衣服乎此襲禮緇衣爲說也詩云彼都明是東周人指西周而言蓋想舊都人物之盛傷今不見而作

一章　周舊說謂忠信集傳謂鎬京當從集傳

二章　○臺笠緇撮季明德曰臺笠出田時所戴以在野言緇撮居家時所戴以在國言如此分疏亦通君子女集傳謂都人貴家之女據辭義此章言庶民之家下三章乃言貴家今雖不必如是分疏然綢直如髮與臺笠緇撮相當何得以此爲貴家耶綢直如髮謂密直如髮鄭謂其性情密級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此說是如

此解殊有味正見古人罕譬之妙且以髮喻女亦本地風光此云如髮下以髮云如蠆用字分明安得泥此以爲咏其髮乎又此咏其髮後又咏其髮亦複又此咏其髮之直後又咏其髮之曲亦矛盾此言如髮者以髮之本末而言也咏其卷髮者以其綰髻也（孔疏謂其鬢短髮未然）○（三章尹吉鄭氏曰吉讀爲姞井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按人皆謂尹氏姞氏之女者猶詩言

齊姜宋子後世言鍾禮郝法之類其謂周室昏姻之舊姓者謂周室之人皆與尹姞舊姓爲昏姻集傳載之可發一哂○（四章卷髮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誤認尹氏姞氏互爲昏姻集傳載之可發一哂○（四章卷髮如蠆與衞風倾如蝤蠐螓首蛾眉是一例語此等語咏美人獨讓三百篇後人不能爲亦不敢爲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予髮曲局薄言歸沐（本韻

諸經通論
○賦也○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本韻）○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本韻）○其釣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本韻）

此婦人思其夫之不至既而叙其室家之樂不知何取義也

一章曲局字妙與卷髮如蠆迥別○二章五日爲期今六日尚不瞻見只是過期本五日爲期二句五日成言也六日調笑之意言之意不必定泥爲六日而咏也鄭氏以其不近理改爲五月六月吁何其固哉○四章單言釣不言狩已從簡言釣亦只維魴及鱮一句上下皆虛衍及過遞語殆簡而又簡

采綠四章章四句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本韻）之興也○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本韻）○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本韻）○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快）師召伯成（本韻）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

有成王心則寧本韻
宣王命召穆公營謝功成徒役作此集傳
謂徒役南行行者作此語意不明如是則
下章何以云歸云有成乎小序謂刺幽王
黃棗發曰詩中明言美召公而詩序乃以
爲刺幽王此類亦何訝晦卷之去序耶
此篇與崧高同一事分大小雅者此爲士
役美召伯之作彼爲朝臣美申伯之作此
爲短章彼爲大篇也嚴氏以此第三章我
師我旅及第四章烈烈征師爲平淮之役

非也兩事非一時豈有士役一詩中兼咏
兩事者且崧高詩亦只言營謝不言平淮
也左傳云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天子之
卿與諸侯同故有師旅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本韻
興也○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
不樂本韻興也○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
子德音孔膠本韻興也○心乎愛矣遐不謂本韻
矣中心藏之何日忘本韻之賦也

此思見君子之詩亦不知其何所指也何玄子曰朱子謂此喜見君子之詩詞意大槩與菁莪相類今細味實有不同者菁莪取興自中阿而中沚而中陵有離潛向升之象此三章但皆曰隰桑耳隰者卑下之地其非在高明之位可知況其樂如何云何不樂又皆未有是事而假設之語乎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本韻兮比而賦也下同○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本韻○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本韻○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本韻○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慄慄視我邁邁本韻○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本韻○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本韻○有扁斯石履之卑令之子之遠俾我疚本韻兮

小序謂刺幽王大序謂周人爲之作是詩集傳以爲申后作按此詩情景凄凉造語眞率以爲申后作自可郝仲輿曰愚幼受

朱傳疑申后能爲白華之忠厚胡不能戢父兄之逆謀宜曰能爲小弁之親愛胡乃預驪山之大惡讀古序始知二詩托刺故序不可易也何玄子駁之曰驪山之事不可舉以責申后申后被廢未必大歸又幽王遇弒事在十一年距廢后時蓋已九載此時申后存亡亦未可知鄒肇敏謂覲于宮于外在梁在林之咏當時或廢處深宮其賦白華亦如後世之賦長門耳此論爲允愚按郝氏佺序最屬可恨故錄何氏之駁于此俾人無惑焉

一章凡詩興比之義大抵不能盡詳如白華白茅舊解皆以爲白華喻后白茅喻妾按白者取潔白之義白華白茅何所分焉比意不楚集傳謂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爲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又象以比夫婦益疎愚意白華白茅皆以比已之潔菅兮束兮者所以狀華與茅之用也且下章總言白雲露此二物更可見○二章華茅已白矣又有英英之白雲而露之使其滋養生

長又以比王無恩澤于我不如白雲也○五章鼓鐘于宮卽所見以喻之○六章此則以鶴自比也○七章此則以鴛鴦比己與王也○八章有扁斯石二句言此扁石爲人踐履何其甚卑見其不可以卑爲尊也集傳云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賤矣此類悍妒之婦罵夫古人必無此語意

白華八章章凡八比甚奇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本韻興也下同○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本韻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本韻之載之○綿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本韻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小序謂刺亂無刺意集傳謂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托者爲鳥言以自比也謂禽鳥亦有教誨及後車之事豈眞誤讀大學可

以人而不如鳥乎而以此詩爲鳥言耶可嘆也此疑王命大夫求賢大夫爲咏此詩五之字自我而言飲食教誨言平日教養之事先言飲食後言教誨者先養後教也命後車載之者稱王之命也又按舊解謂大臣出使小臣爲介依托于卿大夫而望其飲食教誨後車以載然于末二句命字謂字不合且意志卑陋以飲食爲先矣足錄焉

緜蠻三章章八句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本韻之賦也下同）○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本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本韻）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酬（本韻）之

小序謂大夫刺幽王按詩中君子有酒句與他篇同而下三章言獻酢酬主賓之禮悉具毫無刺意毛鄭謂庶人之禮則篇中明云君子矣集傳第混云燕飲之詩亦只得如此說但必以瓠葉兔首爲薄物未免

執泥古人之意後人豈知或偶舉二物爲言無不可耳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本韻）矣（賦也下同）○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本韻）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本韻）矣

將士東征勞苦自嘆之詩小序謂幽王亦無据

一章不遑朝猶不能晨夜之意○三集傳引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眾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正指既雨後爲言也乃集傳又曰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何居姪炳曰將雨既雨諸說紛如總因泥下離畢之義認爲苦雨與鸛鳴蟻垤之說同一可哂愚謂出師日久三年六月不知幾歷雨暘武人何沾沾以此爲苦若東山零雨特就歸途所遇而言不可以彼例此也豕性或喜羣聚卑

濕之所有之若謂喜雨至于游泳波漣鮮不載胥及溺矣蓋二者皆以不得其所爲與豕性負塗而今涉波月行中道而今離畢武人有家室而今東征是以行役久病不遑他事雨雨相況意直捷而味深雋此說甚佳存之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本韻矣與也下同○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本韻○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太韻

此遭時饑亂之作深悲其不幸而生此時也與兔爰略同

三章牂羊二句但覺其奇妙然不能深得其解毛傳曰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集傳曰羊瘠則首大罶中無雨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飢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按二說似皆非確義然集傳較近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本韻
○興也下同○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
爲匪民本韻○匪非也頌承上匪字○有芃者狐率彼曠野哀我征夫
朝夕不暇本韻○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
車行彼周道本韻
征伐不息行者愁怨之詩
三章匪兕匪虎順承上匪民匪字用來全不
必泥猶云此兕也此虎也以兕虎率彼曠
野興征夫朝夕在途與下以狐率彼幽草
興棧車行于周道同爲一例語如必欲泥

匪字則以二句爲倒字法曰率彼曠野者
非兕非虎耶亦可也從來人皆不知執泥
匪字求解孔氏謂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爲
久不得歸宿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
獸無異乎後人皆從之按詩人從不說理
如此解便與說理何異且語亦拙陋又與
下有芃者狐絕不一例因悟大序謂視民
如禽獸亦已主此解矣集傳以此章爲賦
下章爲興豈有詞同而體異之理蓋亦沿
舊解之誤故致此也因嘆千古少善說詩

者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附論儀禮六笙詩

六笙詩者儀禮所載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也曷謂之笙詩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皆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後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笙詩所由名也六笙詩本不在三百篇中係作序者所妄入

既無其詩第存其篇名于詩中今愚概從刪去論之曰古之作樂者取三百篇以爲歌用其施于匏竹諸器者則準諸律呂別製爲詩猶漢以下一代皆有樂章也此六詩者樂中用以吹笙者也儀禮本文以鹿鳴諸詩曰歌以南陔諸詩曰樂以魚麗諸詩曰歌以由庚諸詩曰笙皆可驗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以人聲爲貴匏竹爲賤以堂上爲貴堂下爲賤故歌于堂上用三百篇之詩笙于堂下用

此六詩既取其協于律呂以爲樂章且亦
不敢褻用三百篇之意也南陔三篇則獨
奏之由庚三篇則間歌奏之此儀禮作樂
用詩之大畧也儀禮之書作于周末去三
百篇之世已遠其云作樂歌鹿鳴諸詩與
詩旨亦不相涉況其爲笙詩于三百篇更
奚與哉自序詩者又出儀禮之後見儀禮
此文認以爲三百篇中所遺者于是妄以
六篇之名入于詩中見儀禮以南陔白華
華黍笙于鹿鳴三篇之後故以之共爲鹿
鳴之什見儀禮間歌以由庚崇丘由儀笙
于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中故以之
附于其後既不見笙詩之辭第據其名妄
解其義以示序存而詩亡于南陔白華皆
言孝子因前後諸詩爲忠故以孝厠其間
用意甚稚夫諸詩既爲朝廟所用言臣之
忠可也何由及于家庭之孝子乎于華黍
爲宜黍稷此不必言矣于由庚崇丘由儀
則難揣摹其義第泛言萬物得所之意以
合乎國家治平景象而已其彷彿杜撰昭

然可見由是傳之于世詩有三百十一篇矣按古所傳詩唯三百五篇孔子曰詩三百舉成數言之史記言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蘷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以及漢之識緯諸書亦無不言三百五篇者皆歷歷可證漢世從無三百十一篇之說且詩自秦後未有一篇缺失不應唯經所用爲笙詩者則盡失之此卽問之童稚而亦不信也

況人謂序作于周人詩旣失矣序何由存序旣存矣詩何由失此又不待言者也且儀禮之樂章甚多不止此六篇燕禮記大射皆云奏肆夏禮記左傳亦同鄉飲酒燕禮大射皆云奏陔此卽南陔大射又云奏貍首及公入鷰燕禮記又云下管新宮此等皆樂章名皆有辭也笙詩六篇同是一類觀此則當時作樂被于八音諸器皆係別有樂章唯用三百篇爲歌甚明矣左傳于文王之三鹿鳴之三曰工歌于肆夏之三曰

金奏亦可驗第此諸樂章所習者爲工瞽之徒附于樂以行又篇帙寥寥無多故樂亡而詩與之俱亡耳不若三百篇經聖人手定袞然巨帙傳之于學士大夫朝夕絃誦宜乎其獨存也幸而序詩者不以肆夏等篇名亦入于三百篇若入之又令後人枉生疑障議論蠭起矣此愚之獨斷自信爲確然無疑者不知何以從來說詩家竟不一知之于此六篇紛然猜擬各出意見毛傳謂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謂辭義皆亡夫他不亡何以獨亡儀禮所用之爲笙詩前已辯之矣劉原父以亡作無謂本有聲而無詞董氏鄭樵氏主其說而朱仲晦從之朱謂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其据儀禮用字亦畧見及而不虞其不知別爲樂章而以爲無詞也辯之者嚴氏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亦無由有其義矣郝氏曰辭生于心聲托于器樂由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

成章所謂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曰吹而辭奏乎其中故曰笙曰樂曰奏未可以此爲有聲無辭之證也以上辯無辭之非皆是而惜其不知爲非三百篇之詩也朱又曰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此尤可笑射與投壺所歌者貍首騶虞以鼓爲之節也若以南陔諸詩爲鼓而無辭則貍首騶虞亦無辭乎既謂之譜自無有辭既有南陔諸名自非爲譜何貿貿也至于執儀禮工歌之序爲據謂毛公所移篇次爲失于是復移易之沾沾自喜謂悉依儀禮正之嗟乎則是以儀禮爲經三百篇爲傳顛倒惑亂至于如此更何足與辯哉于是後人又有求其說而不可得別爲怪誕之論者鄒肇敏謂六篇之辭即在小雅之內南陔即天保云云何玄子踵其意而變之謂南陔卽草蟲云云皆不備錄競出新意逞奇鬬巧滔滔奚止更足嘆也故愚將此篇名直從刪去俾還三百五篇之舊勿令別製樂章

以亂聖人各得其所之雅頌爰詳述其意
附諸小雅末焉

雙流李天根校

詩經通論卷十三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大雅

說見小雅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本韻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韻（每四句一承上語作轉韻委委屬屬連成一韻片賦也鋪陳白馬王彪詩本此下同）○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本文王孫子本韻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本韻○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

士生此王國本韻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本韻○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本韻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本韻○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本韻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本韻○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本韻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本韻○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通韻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韻

小序謂文王受命作周非也文王未嘗爲王無受命之說僞武成曰文王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正與此同皆誣文王也呂覽引此詩以爲周公作近之集傳因以爲戒成王則亦可以想見爾

一章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有天下以後之辭雖原本于文王不可泥爲命文王耳不顯不字楊慎陸深皆作丕謂古字通從之後放此丕說文大也○二章亹亹訓勉毛傳亦云亹亹勉也集傳云勉強之貌增強

字非又云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
人見其若有所勉也既不以爲勉如何又加强字耶按聖
人豈無勉功中庸云不勉而中非是集傳
乃爲此斡旋之說豈信中庸不信周公乎
集傳亦謂周公作也不顯亦世倒句法○三章此章單
承凡周之士言而歸美于文王也○四章嚴
氏曰侯維也服釋文云事也用也言服行
其職也舊說以侯爲君謂爲君于周九服
之中此解侯于周服則順解侯服于周則
不通○五章王之蓋臣承上殷士言謂此殷

士今皆爲王所進用之臣豈得無念爾祖
文王之德乎義自明順集傳曰于是呼王
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
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
夫云爾其自爲迂拙如此○六章言殷克配
上帝與上永言配命對照更覺可畏所以
宜鑒殷而知大命之難得也○七章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非寫天事微妙無聲氣可尋
若是亦何關于正旨哉正言其可畏也予
庸言錄云天畀人以是日聽人之爲善爲

惡可畏哉正此意

文王七章章八句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本韻○賦也下同○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本韻○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本韻○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本韻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本韻○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本韻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本韻○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本韻○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本韻○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本韻

此敘周家二母以及文王武王之事亦所以告成王與毛維黃曰大明頌二母而末及尚父邑姜已在其中蓋芝本醴源文詞

之妙所謂意到而筆不到耳

一章　挾猶持也集傳訓有非○二章　摯仲氏任
鄒肇敏曰漢儒謂禮惟嫁長女餘皆爲媵
自殷以前皆然然則摯任非耶此說良是
來嫁于周二句集傳云嬪于京叠言以釋
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潙汭嬪于虞
按書曰降言其下嫁也曰嬪言其成婦也
曰潙汭詳其地名也曰虞詳其國名也此
詩正與之同來嫁始嫁也嬪成婦也周國
名也本地名爲國　京京師之地也古人立言悉

有文理其層次毫忽不苟乃皆誤以詩書
爲叠言胡文理淺事尙不之知而談經耶
身毛傳曰重平聲也鄭氏曰重謂懷孕也孔
氏曰以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古人解析
字義其精如此集傳但曰身懷孕也甚粗
○三章　方國爲方百里之國孟子曰文王由
方百起是也鄭氏謂四方來附之國向來
從之非○五章　倪未詳韓詩作磬說文云諭
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
集傳云倪磬也倪不訓磬又引說文云倪

譬也字亦誤妹少女之稱女將歸故易卦名歸妹天妹尊稱之也猶王曰天王之義造舟爲梁當時適有此事故詩及之爾雅云天子造舟諸侯維舟云云而毛傳用之恐涉附會○六章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連讀于周于京總第二章大任來嫁于周曰嬪于京言之謂得纘大任之業者其女維莘也纘字畧斷女維莘倒字法也○七章維予侯興鄭氏解侯爲諸侯謂武王也集傳以侯爲維非○八章涼韓詩作亮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不、誹、妙）復陶穴未有家室（本韻○比而賦也）○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本韻也下同○賦）○周原膴膴堇荼如飴（閒點）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本韻）○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本韻）○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本韻）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本）廟翼翼（本韻）○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

百堵皆興鼛鼓弗勝本韻○迺立皐門皐門有
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本韻○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本韻柞棫拔矣
行道兌矣昆夷駾矣維其喙本韻矣○虞芮質
厥成文王蹶生本韻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
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小序謂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亦是集傳謂
周公戒成王之詩則臆測矣孫文融曰若
周公戒成王詩豈應稱古公耶是也
孫文融曰此詩不但稱古公且仍書其名
乃後又稱文王豈武王初克商甫尊文王
尙未追王大王是彼時作耶按此誠不可
曉季明德以末章言文王與大王不相連
屬疑爲錯簡殊妄左傳昭二年已賦緜之
卒章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矣
一章陶說文瓦器也蓋瓠甒之屬復者平地
累土爲之故曰復穴者土中室也復穴雖
皆土所爲而以瓠甒之類甃之復則以拒
風雨穴則以隔土氣集傳云陶窑竈也復
重窑也絕不明○二章走馬顧野王作趣馬

是古不乘馬而走趣字或省作走耳趣馬亦官名○三章嚴氏曰丙則言婦養舅姑公食禮言君待其臣皆以菫則菫是美菜七月言食農夫以荼則荼非美菜也雨露所濡甘若齊實菫荼皆甘如飴言美惡皆宜也孔氏謂菫卽烏頭且引晉語驪姬寘酖于酒寘菫于肉爲證葢以此菫爲爾雅茷菫之菫也說者皆祖之若爲驪姬寘菫肉之菫則與酖毒同類與荼菜可食之物非其類矣詩人稱周原之美不應言其宜毒

物也且毒物不可食何由知其如飴乎○姪炳曰釋草曰檟苦菫此菫乃苦菫詩與苦荼並舉而見甘美耳亦非美惡咸宜之說也更是○五章四章此章言其定民居田畝也○五章司空司徒司馬商世所有之官天子有之諸侯亦有之故武王牧誓呼此三官而此詩以築室之故召此二官也毛傳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釋詩者無不述之予謂禮自言先後之義詩曰俾立室家應前未有室家也曰

作廟翼翼特重之辭也不必定以禮爲證然宗廟之重于室家亦自可見矣○六章集傳曰此言治宮室非也上章言治宮室矣此言築牆也予嘗聞木工言必須築室畢然後築牆彼傳譏語云先打牆莫思量今可見古亦如此又可見詩人立言之有次第也○七章郭門曰皐門正門曰應門當時所命名後因以爲天子門名耳社則天子諸侯皆立之○八章肆不殄厥愠二句必指當時與昆夷之事實言今不可考矣觀二

厥字與下章虞芮質厥成二句二厥字同可見彼爲事實則此章亦事實可知○九章文王蹶厥生蹶字難解然其義自承上句虞芮質厥成來而文王乃爲之蹶厥生大約是謂動其生讓畔之心耳解者離上句釋之便紛然摹儗益無是處矣

縣九章章六句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興也○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本韻賦也○淠彼泾舟烝徒楫之周王于

邁六師及（本韻之也下同）○（至文）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本韻）○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本韻）

此言文王能作士也小序謂文王能官人差些蓋襲左傳釋卷耳之說

一章二章此二章言文王得助祭之事也鄭氏皆指文王祭言是觀兩章皆有濟濟辟王句及左右字可見先言左右趨之汎謂其趨蹌也下則單指奉璋之事而言也集傳循序官人之意故但謂德盛而人心歸附

趨向泛甚蓋本之歐蘇○三章此章言文王得征伐之士也○四章此章言文王法天之文章以興文治而作人材也○五章此承上章而言追琢金玉皆人力勉然之事又以見文王益加勉乎其文而綱紀此四方也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天文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人文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本韻○與○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

彼降本韻興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神所勞本韻矣興也○○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本韻興也○○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本韻賦也○○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本韻矣興也○○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本韻興也○○小序謂受祖大序因以爲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集傳詩緝則以爲文王或又以爲武王愚意此篇與上篇亦相似大抵咏其祭祀而獲福因祭祀及其助祭者以見其作人之盛則謂文王爲近也

一章干祿干天之祿也猶言求福與下福祿攸降及求福不回爲一例語祿自我干福攸降非他人所預也集傳自我求故福祿攸降非他人所預也集傳誤認作論語子張學干祿爲不美字樣因爲之回護曰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絕可哂目士人干王者之祿而爲之回護併此亦不一思何也○二章祭時用圭瓚也即所用金玉美器以咏之而見君

子既祭獲福祿也○三章此言作人也上篇
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此言鳶戾天魚躍
淵亦見魚鳥交藻揆及天淵之意故亦曰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下三章則皆以祭
祀獲福言之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齋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本韻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本韻○賦也下同○惠于
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本韻○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

顯亦臨無射亦保本韻○肆戎疾不殄烈假不
瑕叶韻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本韻○肆成人有德
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通韻

小序謂文王所以興是嚴氏謂皆言文王
之所以聖謂文王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
所生止是首章之意耳按此詩自以首章
爲主首章特言文王之可則以下言文王
之聖即是言其所由以聖也嚴說非是此
篇只重大任其大姜固帶言而大姒亦不
重

一章思齊者言其爲母道也思媚者言其爲婦道也大姒嗣徽音嗣其思齊思媚也○二章謂此篇不重大姒者若重則不當言刑于寡妻矣○下三章皆言文王之聖正見其所由聖處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本韻○鳥○語○賦也下同）○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

例（本韻）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本韻）○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本韻）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本韻）○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本韻）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通韻）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本韻）○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本韻）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

共本韻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本韻○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本韻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本韻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本韻○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本韻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本韻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本韻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本韻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本韻

小序謂美周泛混大抵上篇思齊與此篇皆咏文王思齊則述文王之母大任上及王母大姜此篇則述文王之祖大王父王季皆推原其所生以見其爲聖也

一章二國商周也獲得也商周之政大不相得于是悉反之承上天監民定而言舊解二國爲夏商不應遠及夏且此者本國及紂云也若夏商亦不云此矣于是猶恐不達于天下民情也維彼四方之國而究之

度之不敢自已也○二章或作患大意謂
大王于岐周之地修治林木上帝遷此明
德之君所患之夷亦滿路而不恣內又有
天立厥配之大姜爲助而我周所受之命
從茲堅固也○三章帝上帝也柞棫拔而松
柏兌往來道通人物蕃盛于是始成其爲
邦而有君矣故曰帝作邦作對作對猶對
于天下也自大伯王季以來由大伯讓于
王季而文王興故言王季先及大伯因心
者王季因大王之心也故受大伯之讓而
不辭則是能友矣下單承則友言則友其
兄因以篤慶錫光揜摹家庭一段藹然致
祥光景也舊解皆切合受讓上斜纏作解
古人作詩要無此意○五章此言帝告文王
以爲西伯之事也文王爲西伯紂使之征
伐畔援猶跋扈也歆羨猶覬覦也無然謂
無使其然誕先登于岸謂先據高以制下
也于是密人之不恭則征之不恭卽畔援
歆羨之類岸鄭氏謂獄固非集傳說作道
無論解詩不可說入理障且下密人不恭

如何接得去又以道爲岸彼岸釋氏之教也解詩不可入吾儒之理況可入釋氏之理那○六章此言定都也謂依其在周京之時蓋從伐密之侵阮來在伐密以後也集傳云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按既云遏密又云出以侵密無異醉夢語可怪殊甚且侵阮本謂密人即上侵阮徂共也乃云侵密尤不通鮮原必是地名今無考或据竹書紀年爲地名以證此書不可信○七章

帝謂予懷文王之明德其整旅遏旅之時不大其聲音與色相也不長其侈大與變革也集傳解不大句謂德之深微不暴者其形迹全本中庸說理不知中庸斷章取義豈可從乎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本韻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本韻○賦也下同○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本韻○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

論緝述說

於樂辟廱（本韻）○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本韻）

小序謂民始附混謬語文王以前民不附

乎大王遷岐何以從之如歸市也大序謂

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規摹孟

子樂其有麋鹿魚鼈爲說然而遺下二章

言作樂之義矣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

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

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予按其分章法

是已其謂民樂亦是孟子推說詩意以告

齊王詩但言庶民攻之之速子來之誠雖

未嘗不可言同樂然而詩則無此意也

一章集傳云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

靈之所爲也此係臆解且使靈字之義反

說得小家矣○二章白鳥大抵是鷺然亦可

謂之鶴也鹿本駭而伏魚本潛而躍皆言

其自得而無畏人之意寫物理入妙三章論

論鐘鼓之節度不必改作倫○四章辟廱非

天子之學戴仲培楊用修皆闢之今按毛

傳第言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鄭

氏于文王有聲篇曰武王于鎬京行辟廱之禮皆不言天子之學自王制曰天子之學曰辟廱毛傳輒王制之時鄭在其後而皆不之信則王制之說果未然也大抵辟君也廱和也文王有聲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廱正可證謂之辟廱者作樂之地也故莊子言歷代之樂曰文王有辟廱是矣鎬京辟廱者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而亦法文王爲作樂之地焉然則辟廱既非學郎毛傳水旋丘如璧之說亦非實然自有此說而以魯頌泮水爲半璧之形所自來矣遂鼓甚新則知革音不獨用牛矣乃或反疑之作爲別解非公公庭毛傳訓事非國風云公庭萬舞頌云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或云公庭或云公庭或云公庭皆取協韻耳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本韻○貯也下同○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本韻○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

詩經通論卷十三

孝思維則本○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第四句韻續）思昭哉嗣服本韻○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本韻○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本韻

小序謂繼文是蓋啄武王也

一章下後也武繼也迹也卽下繩其祖武之武謂下世而能步武乎前人者維周也以其世世有哲王也傳箋解此亦皆明集傳忽云下義未詳或亦字當作文無論詩多拗字處處皆然且下言三后中有文王豈有下言三后而上又言文武者乎此不通于文義也其云下義未詳吾患其武義未詳豈止下義而已此不通于字義也自集傳爲此猜疑之說故嚴氏因爲之解曰武王之心上文不上武嗟乎既不上武何以證爲武而其樂亦名武乎武王取天下以武故證以武樂亦名武初未嘗諱也下篇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文王伐崇伐密且以武名況武王乎僞傳說又因以下作大尤謬此皆下義未詳之說害之故如此○

詩經通論卷十三

五緜其祖武兼祖考言集傳曰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爲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義云云按此等不通稚論直當遠屏不必載之篇簡乃有鯫生者拾其所吐棄方奉爲至寶又不足嗤已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本韻文王烝哉賦也○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本韻文王烝哉賦也○築城伊洫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本韻王后烝哉賦也○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本韻王后烝哉賦也○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本韻皇王烝哉賦也○鎬京辟廱自西自東本韻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本韻皇王烝哉賦也○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本韻之武王烝哉賦也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本韻武王烝哉興也

小序謂繼伐以詩中既伐于崇而言此詩豈重此句哉集傳謂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是矣

烝說文火氣上行贊其熾盛升進之意舊說謂君非如王后皇王卽君也又曰君哉可乎首二章詩中皆有文王字故下贊之曰文王烝哉末二章詩中皆有武王字故下贊之曰武王烝哉首末言文武者以見文始之武終之也中四章皆言武王鄧潛谷說如此今爲推廣之言武王者本其崩後之謚而言也言王后皇王者本其在生爲君而言也四章詩中有王后字故三四兩章皆言王后烝哉三章作豐伊匹書洛

誥作周匹休謂營洛與周爲匹此謂營鎬與豐爲匹也聿追來孝孝文王也四章維豐之垣謂作豐之籓籬也維翰作豐之屏翰也四方攸同大君之象惟武王可當文王不敢當也五章豐水東注直言鎬在豐水之東也六七兩章始露鎬京字正見文筆隱顯之妙然七章始言宅是鎬京則以前皆是營鎬而寫其氣象如此也八章孔氏曰遹用材也豐水之傍以潤澤生芑穀喻養成人材也武王豈有不仕之以官者

言無不用之無遺材也蓋欲傳其孫之謀而燕安輔翼其子耳

或必欲標此詩爲成王時之詩愚謂正不必夫曰武王人豈有不知爲成王時詩乎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本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倒字句借事見古人爲又已如此又右疑焉凤載生載育時維后稷本韻也下同○賦○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本韻以赫厥靈上帝不寧本韻不康禋祀居然生子本韻○誕

實之隘巷牛羊腓字之下之叶隔二句與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二林同韻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見上本韻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本韻○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本韻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本韻麻麥幪幪瓜瓞唪唪本韻○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本韻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本韻○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本韻○誕我祀

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本韻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本韻○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本韻上帝居歆本韻今叶見上庶無罪悔本韻以迄于今。

小序謂尊祖大序謂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集傳從之謂周公制禮尊后稷配天故作此詩何玄子謂此詩郊祀后稷以祈穀也引左襄七年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

耕按詩言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及以興嗣歲上帝居歆等語正言后稷種穀成始修祀事興嗣來歲如後世祈穀之祭然鄭氏以大序言郊祀以后稷配天即解詩中所言爲后稷配天事固紕謬無理而後人以此詩爲郊祀后稷以祈穀者亦取詩義以證此詩之用按詩語自詩語詩用混而爲一吾未有以見用今將詩語詩用自詩其然也集傳又謂受釐頒胙之禮詩中無一字及之更不足辯

此詩周公述始祖后稷誕生之異以及其播種百穀之功而肇修祀典也

一章姜嫄高辛氏之世如或云元妃歷來相傳如此然有可疑高辛氏帝嚳也與堯爲弟兄何以堯不用而舜始用之或曰堯官之矣然后稷之生其異如此是有聖德而宜有天下也丹朱不肖何不傳弟而必傳異姓耶且詩何不言帝嚳之子而言其母姜嫄何也此皆可疑也以弗無子字拘難解似謂弗使其無子鄭氏以弗作祓謂祓除其無子之疾殊迂鑿履帝武敏歆按史記曰姜嫄出野見巨人蹟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心動如孕者史記必有所本與詩句合列子亦云但列子僞書在史記後不足信故鄭氏循之爲解又按魯頌亦述姜嫄事檃括此詩爲言曰上帝是依其微辭正可想見亦是明證自歐陽氏以來辨其不經者多矣然履帝武之義如毛傳謂履高辛氏之迹從于帝而見于天亦自可通其如誕寘之隘巷一章作何解豈有從帝禋祀所求而得之

子如是多方以棄寘之乎庶民之家尚不
如此矣況帝子蓋棄之者怪之也怪之者
以其非人道之所感也若鄧潛谷季明德
以爲姜嫄未嫁而生子則又過矣人惟知
駁解詩者而于詩第三章則不敢于議論
何也或謂羊七月而生此亦七月故棄之
然曰誕彌厥月則如達明謂易生魯頌亦
曰彌月不遲可證大抵上古世事本多奇
異而詩人形容或不無過正如後人作文
喜取異事妝點使其文勝耳不如且依舊

解存其異迹賞其奇文可也○二章居然生
子居然二字非拗文也其于無人道之感
意亦顯然○三章腓芘同字乳之也會伐平
林但言伐木不言人收鳥乃去矣亦但言
鳥去不言人收皆用縮筆有意到筆不到
之妙○五章即有邰家室毛傳曰邰姜嫄之
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于
邰孔氏曰邰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
者或時君絕滅遷之他所也羅泌駁之曰
昔者帝嚳取于有駘氏曰姜嫄生后稷而

后稷之封亦曰駰說者咸謂帝堯以其毋
國封之然及太王復取于有駰氏曰大姜
是姜姓之駰至周猶在豈得云以是而封
稷哉不知稷封之駰在于武功而姜姓之
駰在于邽瑯固不同也何玄子曰邽瑯之
駰固齊地乃有逢伯陵所居大姜祖也然
大姜之有台据列女傳作有吕台吕台相似
疑但當作吕耳吕姜姓也國語云堯胙四
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吕嫄固
姜姓或是訛有吕爲有台轉訛爲有邰未
可知也羅說是何說亦存之○七章斁爲祭
行月令冬祀行本此以興嗣歲祈來歲也
○八章卬我也鄭氏曰我后稷也終言后稷
肇祀至于今承而行之幸得無罪悔也以
是作收意淳辭質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從傳

雙流謝祿均校